

社会科学战线

SOCIAL SCIENCE FRONT 四季 · 研究 359 期 · 2025 年第 5 期



目 录

2025年第5期
总第359期



哲学理论

- 文化经济的实践逻辑及其文明蕴涵 殷峰宇 (1)
诠释学的“应用”及发展趋势 牛文君 (7)
跨文化传播的语义逻辑
——基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经验的考察 邱爽 (15)

马克思主义哲学

- 论无产阶级的历史政治形象：对黑格尔哲学
以及激进主义政治逻辑的批判 张文喜 (24)
生命与总体性：青年卢卡奇的理论探索 仰海峰 (33)

经济高质量发展

- 数实融合的动力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 夏杰长 张雅俊 (42)
“十五五”时期东北地区国家制造业
战略腹地建设研究 马涛 王晓磊 吴然 (50)
新质生产力嵌入下农业强国建设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理路 赵放 蒋国梁 (63)

经济理论

-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生成
逻辑与历史演化 卢江 郭采宜 (71)
物质与符号：古希腊铸币的二重属性 李秀辉 (78)



中国历史上地域进入劝戒民谚考辨 蓝 勇 (88)

国际关系中的“伙伴关系”及其衍生
概念解析 汪诗明 石稚瑄 (94)



联邦制视角下澳大利亚惠特拉姆政府的
大都市区政策 李文硕 程树武 (105)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的
巴西转向及特征 杜 娟 (114)



善钩从众：理解中国古代舆论整合的
标识性概念 王润泽 米湘月 (126)

公共理性的“西方范式”与“中国范式”
——基于阐释学的视角 谷鹏飞 (135)



王韬旅日唱和诗的多元观照 肖瑞峰 (149)

从“吴绛雪”到“徐烈妇”：晚清时期
吴宗爱的传记书写与文本政治 熊 明 常伟涛 (159)

清骈清注与清代骈文的经典化 张明强 (175)



虚假诉讼罪的保护法益辨正及其实践展开 郝 川 左智鸣 (188)

本刊主页 www.shkxxz.cn
电子邮箱
主 编 zxzbwyp@vip.163.com
副社长 7zxbj@vip.163.com
哲 学 1zxbj@vip.163.com
经 济 2zxbj@vip.163.com
历 史 3zxbj@vip.163.com
文 学 4zxbj@vip.163.com
社会学 5zxbj@vip.163.com
政治学
法 学 6zxbj@vip.163.com
教育学
美术编辑 9zxbj@vip.163.com
编辑室电话 0431-84612431
0431-84610968
办公室电话 0431-84638362
0431-84638345

第 5 期 · 目录

规范法学视域中贿赂的刑法认定 李凤梅 (196)

跨越实体和程序：论核准追诉制度的完善 陈小炜 (204)

教育强国理论研究

国家教育创新体系的生态化建设

——基于项目制的分析与完善 余清臣 张月 (215)

探索教育规律 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孙振东 (223)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教育改革的出场语境、

内在逻辑与时代主题 杨兆山 陈煌 (234)

学术论丛

数字经济提升区域能源效率机制研究

——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视角 金通 党程远 (244)

基于正反推权衡判断的概率权重半参数

引出方法 李春好 张誉千 (253)

明代辽东地区乡贤祠祀考论 李文玉 (262)

东北移民文化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杜有 (268)

AI 主播能否实现“信任性真实”

——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受众感知分析 刘娜 (274)

英文摘要 (281)

封面 澄观图册（局部） [明] 蓝瑛

封二 学人

彩页一 王连龙教授新著《南北朝造像记集成》评介 陆扬

彩页二 解安宁绘画作品

封三 崔树强书法作品

封四 水上花园 [美国] 弗雷德里克·柴尔德·哈萨姆

编辑出版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
(长春市自由大路5399号)

邮政编码 13003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22-1002/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0257-0246

国内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吉林报刊发行分公司

国内邮发代号 12-28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发行代号 BM11

印 刷 长春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出版日期 2025年5月1日

定 价 50.00元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国家规划办举报电话：
010-63094651

封面设计 尤雷 技术编辑 王广瑞 王慧

物质与符号：古希腊铸币的二重属性

李秀辉

(杭州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古希腊铸币的属性难以用单一连贯的模型表达，因为其性质是多元混融的，应从二重性的角度加以认知。从功能上讲，古希腊铸币是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的主要工具，其性质具有二重性：既是物质实体，又是符号象征。关于铸币二重性的争论表现为金属主义和反金属主义之间的对立，也表现为货币史研究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争。铸币的性质和功能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查铸币的二重性。铸币二重性的符号维度结合了其作为奖励的礼物功能、中央权威的再分配功能以及印章权威的信用功能等。铸币的符号象征与物质载体之间的张力表现了二者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信用的重要起源。铸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推动着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这是货币发展的长期规律。

关键词：古希腊；铸币；二重性；习俗价值；内在价值；信用

中图分类号：F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 (2025) 05-0078-10

古希腊铸币的产生是西方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其出现开始，铸币的白银材质和同质化象征就对贵族阶层产生了巨大冲击，对铸币本质和属性的认知也一直困扰着不同时代的人。“货币的定义令人惊异地难以言说。货币令人迷惑地既是一种物品又是一种关系。”^① 铸币嵌入在古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中，与当时的社会整合方式紧密关联，因而难以界定其属性。“对希腊货币的研究倾向于两极分化，我们可以称之为对（铸币）现象的象征主义和唯物主义解读。因此，前一类（主要是文学学者和一些历史学家）只将铸币视为符号性象征，而另一类（主要是古代历史学家和钱币学家）则专注于铸币问题，几乎完全以实证主义和经济学式的因果观为框架。”^② 鉴于古希腊铸币在古代社会中的复杂作用，本文认为，从功能上讲，古希腊铸币是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的主要工具，其性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象征符号，又是一种物质实体，是二者的结合。古希腊铸币的二重性源自其所结合的两个性质：“其一是作为标准化的重量和价值的金银，它可以与金银铤相关，其二是它延续了作为个人和公民标记的简单形象的传统。”^③ 古希腊铸币正是在称量白银的基础上结合了代表身份和权威的印章，并同时发挥二者的作用。“铸币史无前例地结合了贵金属交易媒介的作用和价值符号的象征作用。”^④ 因而，古希腊铸币兼具金属物质和价值符号的二重属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8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033）。

作者简介：李秀辉，杭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货币史。

①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②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③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78.

④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p. viii–ix.

一、从二重性视角认识古希腊铸币的属性

古希腊铸币二重性表现为其印章标记功能与贵金属功能，二者相互作用形成铸币的特性。一方面，铸币的印章标记不是单纯的价值符号，它使贵金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雅典的两德拉克马银币和雅典的四德拉克马银币都有相同的符号。虽然铸币标记使看起来相同质量和重量的金属块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从而将它们从一种自然物质变成了特定的东西，每个东西都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但这些东西（铸币）不仅仅是代币。”^①另一方面，铸币标记难以单独发挥作用，需要借助贵金属的价值实现其普遍接受性，尤其是在铸币刚刚兴起的古希腊。“除非它们由（大致）适量的贵重金属组成，否则它们不会激发必要的信心。”^②贵金属的内在价值可以保证铸币的集体接受性并形成习俗价值，即公认的基于习惯和习俗的价值。“铸币的金属块价值是建立其习俗价值所依赖的信心的一个因素。这种材料和习俗价值的结合使铸币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③铸币是二者的结合，其性质既是标记又是实体，既是可见的又是抽象的。铸币是物质和符号的结合，是嵌入社会制度中的物品二重性的完美体现，既不同于它所对应的物品，也有别于其他货币形式。“将铸币与我们所知的所有承担货币功能的物品区别开来的是：一方面，不同于大部分物品，它盖有标记，另一方面，不同于所有其他盖章的物品（比如一张纸），它具有内在价值。”^④铸币既是两种传统的结合，又是两种性质的结合，应该从二重性视角对它进行认知和界定。“希腊铸币必须被看作既是材料又是象征，既是物质又是修辞。”^⑤

称量白银是贵金属，缺点是需要称量白银的重量并检验它的纯度。铸币上的印章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称量和检验的麻烦，但由于国王或城邦的信用影响范围有限，铸币也必须依托于贵金属材质的内在价值。“它们单独的社会和政治方面并不能与其物质方面分离。这是一个既有认知又有社会现实的问题。”^⑥铸币不同于以贵金属为基础的称量白银，因为它印有代表权威的印章。同时，铸币印章又与单纯的权威印章存在本质的不同。“关键的一点是，铸币标记与印章标记不同，它与被压印的材料（金属，而不是粘土）有关，证实这种金属具有一定的价值。铸币标记不是通过向金属条块传递力量（魔法或其他），而是通过在金属片上施加一种形式，可识别地将其划归为一种独特的事物类别，即真实铸币的类别。印章标记可以作为一种（所有权、货物收据等）标志，但只能体现其所有者的身份、权力或权威，它通过替代（用他的印章代替人）而表达。另一方面，铸币标记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在起作用，不体现个人或神的力量，而是自身体现在金属中（作为纯粹的形式），从而从纯粹的物质转变为其他东西，即一种真正的铸币。”^⑦印章标记的身份认同功能在希腊悲剧中有所体现，铸币标记的作用显然也被认识到了。“鉴于印章标记的个人关联和铸币标记的非个人性之间的历史意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作品中，俄瑞斯忒斯（Orestes）通过展示印

①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③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1.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⑤ Jeremy Treverett, “Coinage and Democracy at Athens,” in Andy Meadows and Kirsty Shipton, eds., *Money and Its Use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3.

⑥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8.

⑦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9.

章获得了认可。”^①

虽然铸币可以在城邦管辖之外的区域流通，但从雅典的实践来看，单凭印章显然无法保证铸币的流通。“尽管印章所产生的信心和铸币的内在价值可能会使铸币在其发行机构控制的区域之外流通，但国家强制铸币被接受的权力当然局限于其管辖范围，尽管不一定要到自己的边界——从雅典人全面但并非完全成功的尝试来看，他们试图通过法令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强制使用铸币（以及重量和衡量标准）。”^② 在印章权威没有覆盖的区域，尤其是国际贸易中，铸币需要依赖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才能发挥作用；在城邦共同体内部或贸易双方较熟悉的情况下，则无须检验铸币的材质成色，此时铸币的印章发挥主要作用。铸币的二重属性使其能够较好地应对国内和国际两种环境，无论是平稳的和平时期，还是危难的动荡时期，铸币都能够发挥货币的功能。“在稳定时期，如果一直存在一个异常稳定的时期，第二个‘象征’概念占据主导地位，当国家的存在面临危险时，第一个‘贵金属块’概念就出现了，因为即使发行国破产，也可以计算铸币的贵金属块的价值。”^③ 古希腊铸币所处的特殊时代，“只有从两个方面共同加以认识，从发生于其中的象征和材料的辩证法上才能准确地理解希腊铸币。”^④

古希腊铸币的特征使其属性既介于贵金属和符号之间又介于原始货币和现代货币之间，甚至介于专用货币和通用货币之间。“贵金属的使用代表了在跨区域交易中铸币的功能，在其中贵金属材质本身是被同等估价的，而印章则反映了制度化交易中地方性的政治影响。铸币的意识形态功能激发和促进了铸币既在城市内部又在相互竞争的城市之间的使用，尽管货币化进程可能在铸币出现之前就开始了，如果不是以同样的节奏的话。”^⑤ 铸币的二重性既促进了城邦内部和城邦之间的政治互动，又有效推动了希腊的货币化进程。正是古希腊铸币材料与象征相结合的二重性影响了货币形态的演变，也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等领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学者对古希腊铸币性质的关注和争论。

二、古希腊铸币二重性的争论与评说

学术界对货币的探讨总会溯及源头之一的古希腊铸币。常规思维往往从单一视角分析事物的本质或属性，要求确定性和明确性，避免既是一种又是另一种的模糊界定。但铸币的特殊性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对铸币二重性的讨论逐渐激烈。“铸币价值的二重性在过去几个世纪引起了大量的争论。”^⑥ 关于铸币二重性的争论主要表现为支持铸币依赖金属材质内在价值的金属主义和支持铸币价值来自国家权威的印章价值的反金属主义之间的对立，源头均溯及古希腊。

关于铸币二重性有文字记录的讨论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但两派观点的对立可能更久远。“金属主义和反金属主义之间的对立和争论不只局限于亚里士多德，时间上可能更早。”^⑦ 因为至少柏拉图是属于反金属主义阵营的，当然，早期的哲学家们并非专门探讨铸币的性质，而是在讨论哲学或道德议题时对其附带提及。亚里士多德似乎支持铸币价值既来自内在价值又来自社会制度的观点，并辩证

^①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54.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2.

^③ David M. Schaps, “What Was Money in Ancient Greece?” in W. V. Harris, eds.,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7.

^④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⑤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4.

^⑥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⑦ Sitta von Reden, “Money, Law, and Exchange: Coinage in the Greek Poli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17, 1997, pp. 154–175.

地从二重性角度分析商业交易。“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商品的使用都是双重的：用于使用和用于交换。”^① 亚里士多德最早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支持前者而批判后者，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对商品二因素的分析。“如果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货币的两种含义，他是否将它们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他清楚地将它们区分为两种价值，尽管这种区分是道德的，而不是经济的。在普通人的世界中，美德和商业交换的混淆是其特征，货币易手的两种情况必须分开。在理想状态的概述中，他规定了政治和商业市场的物理分离，以及商业对政治的排斥。”^② 虽然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二者的差异，试图将二者加以区别和分离，但其潜台词仍然是两种价值难以分离。“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铸币既被描述为一种具有内在的（通常是审美）金属价值的商品，作为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而被渴望，又被描述为仅通过社会共识才具有价值的单纯象征，以实现共同体内部的正义。事实上，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证货币是实现社会正义象征时，故意压制了铸币的内在价值。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暗示铸币起源于共同体间的贸易时，淡化了铸币带有地方政治身份印记的事实。这种对铸币现象的双重评价使他能够谴责那些将交换媒介视为价值储存的城邦成员，尽管他在其他地方承认，在共同体间贸易中，铸造货币的价值超出了共同体惯例的框架。”^③

铸币既是物质又是符号的二重性带来了许多争论，一些学者从单一性质的视角研究货币，形成了各执一端的情形，这与货币史研究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之争产生了重叠。“作为一种商品，货币与市场上其他商品建立了非个人关系。作为一种象征，金钱是人们通过法律或基于共同象征性关联的集体信心创造的价值。今天有两种（粗略地说）相互竞争的思考希腊货币的方式：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它是从贸易中发展出来的（以及相关的观点，认为它是‘脱嵌’市场经济的工具），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它在城邦的再分配活动中产生（以及相关的观点，即尽管其有商业用途，但在一个仍‘嵌入’于互惠和再分配等非市场社会实践的经济中仍然充满了公民的相互关联）。”^④ 对铸币二重性较系统的论述可追溯至罗马时期，这里仅简要提及。“罗马人区分了传统的或国家赋予铸币的价值与内在的或贵金属市场价值的区别，这是系统的货币理论在古代的首次尝试。”^⑤ 罗马人对铸币二重性的探讨结合了哲学对自然属性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探讨，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关系相结合的角度说明铸币的属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普林尼。“普林尼对以自然属性为目的的理性探索结合了自然资源和人类生活，引导他进入对自然价值和人类估价的关系，以及既作为财富的自然储备又作为人类货币奢侈象征的黄金所具有的模糊的探讨。”^⑥

显然，亚里士多德和罗马的法学家已清楚地意识到铸币的价值结合了社会性的共识和物品的内在因素，其中的社会因素已经明显被意识到了。关于铸币二重性的探讨同样体现在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中。不论是亚里士多德区分的研究，还是保卢斯、老普林尼等的探讨，重点仍是亚里士多德及其作为代表提出的古希腊的货币与货币理论。在当前对古希腊铸币的研究中，铸币二重性已成为一种广泛接受的共识。“铸币不是作为一种发展的发明，它结合了古代近东在数世纪的两种功能，即作为支付手段的金属和作为确认手段的符号标记。”^⑦

^① David Schaps, *The Invention of Coinage and the Monet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p. 27.

^②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87.

^③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87.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9.

^⑤ Sitta von Reden, “Money, Law, and Exchange: Coinage in the Greek Poli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17, 1997, pp. 154–175.

^⑥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98.

^⑦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5.

铸币二重性对于理解铸币的属性非常有帮助，然而，在形成一定共识的同时，依然存在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思路就是反对亚里士多德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分析。“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并不合适，因为一种物品的价值据信总有一种社会维度。”^① 推而广之，内嵌于政治经济制度中的人类社会所使用的物品也总有一种社会维度，二重性的划分标准和分析思路可能过于宽泛，并不局限于铸币的属性，其依据是“货币二重性争论与交换争论”^②。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含义较复杂，铸币二重性在多维度界定和功能分析方面更能贴近和解释古代社会的交换含义，但方法上的争论仍在继续。

对古希腊铸币二重性的争论可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要从争论中脱身，我们必须承认货币随着所使用环境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其性质和功能。”^③ 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铸币的本质和功能不同，其属性在不同时期或制度情境中可能截然不同，如铸币作为礼物和作为商品，其性质完全不同。“不同种类的证据推论出古代货币的不同‘本质’，单一种类的证据仅能提供有限的视角。”^④ 古希腊铸币内嵌于城邦共同体中，其功能随着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使用而不断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虽然铸币二重性的认知存在一些不足，但仍是理解铸币本质和属性较为合理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们所需要的是接受亚里士多德的铸币本质的二重性，它既是一个符号又是一个商品。”^⑤ 因而在研究古希腊铸币与货币制度时，铸币二重性对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一个有用的视角和方法。

三、古希腊铸币二重性的历史内涵

铸币的性质和功能是动态变化的，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考查铸币二重性的具体含义。具体而言，古希腊铸币二重性中的象征维度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有不同的功能和含义。在古希腊，“铸币首先作为工具，用于政治、军事和司法部门的奖励，并结合印章和私人徽章作为权威标志的传统和贵金属物品或贵金属块用于奖励司法机构和市政服务的传统。”^⑥ 铸币二重性的象征维度结合了铸币作为奖励的礼物功能、代表中央权威的各职能部门的再分配功能以及印章权威赋予的信用功能等。由于古希腊铸币用于多个领域，涉及不同阶层，因此功能比较复杂。

在古希腊，铸币的二重性最早可能源于食物的分发。食物作为共同体生存的基本要素，既属于首领，也属于个人，它的分配既是礼物互惠，也是权威再分配。这种关联的典型表现是作为器物货币的铁烤肉钎。“一方面，货币是物质，是贵重金属，在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用作货币功能。但另一方面，它的形式（标记）让它立即被接受，这使它成为一个特定的物品，就像烤肉钎形式的铁也是一个物品。”^⑦ 由食物分发形成的二重性到铸币的二重性，二重性认知在古代社会的习俗和制度环境中被广泛接受。公共和私人、礼仪和实用、习俗和制度的相互对立与关联汇集于铸币这一节点上。在公共和私人层面，“铸币既是私人所用的经济交易媒介，又代表城邦公共的政治经济制度”^⑧。在城邦共同体层面，铸币区分了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先是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国际贸易，后又渗透到城邦公民的日常交易中。

①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p. 218–219.

②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71.

③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72.

④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xiii.

⑤ Henry S. Kim, “Archaic Coinage as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Money,” in Andy Meadows and Kirsty Shipton, eds., *Money and Its Use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0.

⑥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the Ancient Economy: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Klio*, Vol. 84, No. 1, 2002, pp. 141–174.

⑦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3.

⑧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the Ancient Economy: A Survey of Recent Research,” *Klio*, Vol. 84, No. 1, 2002, pp. 141–174.

铸币的商业贸易功能首先是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然后从共同体之间到小团体之间，甚至在独立的个人之间，都开始使用铸币作为交换媒介，虽然在古代共同体内部几乎不存在相互独立的个人。“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明确区分了外国和本地货币，城邦的必要支出可以由他所称的希腊货币来满足，但对于城邦内部的交换，他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则必须使用一种象征性的本地通货。”^① 在铸币所采用的重量标准体系中，这种二重性也表现为地方性和区域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本地的地方性标准便于内部交换，共同体间的区域性标准便于在更大的贸易空间交换，重量标准体系和铸币正是在这种内外二重性的冲突及其应对过程中扩展其使用范围的。

铸币的象征意义最初来自发行者的权威，代表国王或城邦的政治地位和信用，但在对外贸易中，铸币逐渐具备了商业交易媒介的功能。“我们看到，当货币被描绘的背景发生变化时，货币作为政治符号的形象如何变成货币作为商业符号的形象。”^② 随着贸易范围的拓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铸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交易媒介，其象征意义中商业和经济的比重逐渐上升，开始具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含义。“铸币印章是所有权的符号和可兑换性的保证，它来自发行的权威，铸币不仅将具体的经济，而且将象征的经济纳入发行者的仁慈之下。”^③ 这是市场交易带给铸币的新功能，决定了铸币的性质及其用途。“我们需要关注古希腊铸币在这两个方面的互补，它的最初象征与它的商业用途的互补，它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动态二重性的互补。”^④

在词源学中，同样可以找到铸币功能的转变，其含义也体现了古希腊铸币的复杂性和二重性。古希腊表示支付且有货币之意的词语是“chremata”，“在古典雅典，chremata一词仍然可以用于各种各样的事物，包括货币，也包括其他贵重物品。”^⑤ 它具有政治和经济二重性含义。“chremata说明有双重含义：既是支付工具，代表政治的象征经济中的回报，又是市场的具体经济的交换工具。”^⑥ 在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及其变化上，货币的象征意义同样表现出铸币二重性的矛盾。“铸币的使用不可能无处不在，货币财富的占有也不可能过度。然而，当政治秩序重新谈判时，一般来说，chremata（货币）的象征意义也在讨论之中。这就是希腊世界对货币的矛盾心理：货币具有两面性，因为它一方面是由城邦给予的，另一方面是个人获得的。”^⑦ 货币的象征意义代表当时社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流观念和行为方式，铸币二重性反映了古希腊社会已习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评判社会事务。

以货币为基础的收入和支出同样具有物质和象征的双重属性，并为当时的思想家们所认知。“支出和收入具有象征意义和物质意义。因此，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可以将chremata（货币）的价值与荣誉的价值进行比较，并在互惠交易中使它们成为可交换的对象。然而，它们在物质经济和象征经济中产生了相反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交换的私人和公共环境中得到了不同的评价。”^⑧ 铸币的政治和经济二重性表明，在古希腊社会，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已经可以与政治相抗衡，也反映了市场交易的重要性。“货币在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动态变化，增加交易的复杂度，降低成本。”^⑨ 商业交易虽然重要，但它仍然嵌入在政治和社会的制度中。“由于人与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界限并不像西方思想那样清

^① Jeremy Trevett, “Coinage and Democracy at Athens,” in Andy Meadows and Kirsty Shipton, eds., *Money and Its Uses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3.

^②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209.

^③ Sitta von Reden, “Money, Law, and Exchange: Coinage in the Greek Poli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117, 1997, pp. 154–175.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9.

^⑤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74.

^⑥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11.

^⑦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175.

^⑧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88.

^⑨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2.

晰，因此，每当人类状况的形而上学定义发生变化时，物体的价值与人或个人礼物的价值之间的区别就会发生变化。”^① 在进行价值考量的时候，希腊人开始将经济收益和政治影响共同考虑，说明铸币属性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这种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构成了铸币二重性的另一层含义。

在铸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二重性发挥着主导作用。“货币起源于一种物品结合使用价值和便利，这使其成为货币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这是历史的货币二重性，作为货币它既是商品又是代币符号，呼应了它持续的神秘二重性，既是物品又是人际关系。这种二重性是历史对立的基础，这种对立既有政治形式又有理论形式，处于那些认为货币具有内在价值或认为货币只是价值代币的人之间。”^② 铸币的二重性既结合于铸币属性之中，又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这种对立既是铸币功能和形式发展的动力，又是铸币二重性的基础。

四、铸币二重性与信用的起源

铸币二重性所代表的两种价值在实际应用中只能取其中之一。印章虽然是对铸币内在价值的担保，但在现实中却掩盖和取代了铸币的内在价值，由此出现矛盾和对立。铸币的符号象征与物质载体之间的对立表现是二者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信用的来源。“我称为‘信用’（fiduciarity）发展的重要要求是它的未来可接受性中的集体信任。这种‘信用’指的是货币条块的固定习俗价值超过其内在价值的部分。”^③ 古希腊铸币因其广泛的使用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普遍有效性和集体接受性，使“信用”与货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其具体联系如何，希腊铸造的货币起作用所需的集体信心是对其在各种环境中的同等可接受性的信心。”^④ 这种信用可以理解为铸币的习俗价值超过其内在价值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印章代表的权威价值超过贵金属价值的部分，是权威信用的体现。

希腊人因铸币的使用而闻名，与铸币相关的“信用”也是古希腊的独特发明。“考虑到希腊人和他们的近东邻国们在这一时期和更早时期在语言、视觉图像、人工制品、神话、宗教崇拜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相互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这不包括货币的信用：在这方面，希腊文化非常独特。”^⑤ 正如铸币的出现并非受其邻国的影响一样，古希腊铸币的“信用”也是其自身的产物，并贯穿于古希腊集体认可和共同体团结的历史发展中。“对分发给所有公民的标准物品的象征价值的集体认可从容易腐烂的肉类转移到耐用的金属。无论事实如何，信用的独特性是古希腊独特发展的一个要素。”^⑥

铸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带来的“信用”最初萌芽于琥珀金的使用，琥珀金与一般铸币的区别在于，琥珀金是贵金属合金，其内在价值不稳定。由于天然琥珀金的内在价值难以确定，为了方便使用，后来的琥珀金中的金银比例是人为调整过的。从不确定价值到人为设置固定价值，这种对琥珀金内在价值的干预可看作铸币二重性中矛盾与对立的初次呈现。这也决定了从琥珀金开始，铸币就依赖于人为的政策干预和价值管理，特别是国际贸易。“当两个国家想要互换琥珀金时，广泛的管理是必

^① Sitta von Reden, *Exchange in Ancient Greece*, London: Duckworth, 2003, p. 218.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9.

^③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

^⑤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6.

^⑥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6.

要的。”^① 人为设置的金银比例低于天然琥珀金中的金银比例，这一事实已暗含“信用”产生的可能与可行。

从琥珀金到一般铸币，材质从金银合金变为单一白银，印章赋予的名义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结合铸币所依托的重量标准体系可以发现，每种铸币所依据的重量单位通常比贵金属的重量单位轻一些，这不但扩大了铸币的重量标准和一般重量单位之间的差异，而且扩大了铸币的符号象征与物质材料之间的差异。“最早铸币的发明和使用体现了符号或形式与实体之间的结合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虽然实体必须要有内在价值，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符号，这表明了同类理想实体有别于通过符号得以表达的金属。”^② 铸币以贵金属的内在价值为基础，通过权威担保和符号表达获得集体认可，这是铸币与单纯依赖内在价值的称量白银的不同之处。

从琥珀金中贵金属的人为设置比例与天然比例的差异，到铸币符号与贵金属实体的对立，是一个从萌生到加剧的过程。“这种对立一旦形成，在货币的习俗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普遍接受的差异就会持续存在，即使琥珀金已经不再使用了。”^③ 货币的习俗价值开始与其内在价值形成差异，这既破坏了铸币的二重性，又给铸币者提供了获利空间。“习俗价值（conventional value）似乎是基于较高含金量的硬币的低含金量，这似乎支持另一种解释——习俗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旨在为铸造当局带来利润。”^④ 这种差异为统治者获取铸币税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统治者更加倾向于以此获得私人利益，但这种行为也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通过控制铸币生产的模具，僭主可以从铸币的习俗价值与其作为贵金属条块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中获利。然而，贵金属的力量，无论是铸造的还是未铸造的，都取决于其在支付和交换中的普遍接受程度。”^⑤ 即使铸币的习俗价值独立于其内在价值，其所依赖的集体接受性也不会使其与铸币的内在价值差异过大。“希腊铸币的习俗价值始终与其内在价值保持着某种联系。即使是可能被认为具有某种内在价值的青铜铸币，其习俗价值也高于这一非常低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远低于同样大小的白银铸币。”^⑥

铸币的符号象征与物质材料的差异还体现在后者从贵金属向贱金属的转变，这无疑减少了铸币的内在价值，例如雅典就曾铸造铜币以应对战争造成的白银短缺。贱金属铸币实际上具有信用价值，需要国家进行统一管理，而这明显不同于古希腊所用的贵金属铸币的属性。“铜铸币变成可接受货币，首先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西西里的一些城市，然后是希腊。它作为一种象征货币，代表着面值高于金属材料价值。”^⑦ 铜币是古希腊社会典型的“信用”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货币价值来源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曾称，货币的价值是习俗性的，强调了铸币的习俗价值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当然不仅仅指青铜铸币，而且金币和银币并非本质上毫无价值，因此在这方面与现代货币（无论是金属、纸张、名义货币还是电子货币）截然不同。只有习俗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异才是传统的。”^⑧ 当然，推动铜币流通是艰难的过程，发行者不得不承诺用粮食和战利品来兑换这些铜币，并

①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70.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6.

③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6.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3.

⑤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1.

⑥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4.

⑦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2.

⑧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3.

用白银兑换剩余的铜币，以促进人们对铜币的接受。铜币也激发了最早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虽然铜币不受欢迎，但每个人都想将其花出去，反而促进了它在市场上的流通。“既然贬值的铸币仍然可以流通，必须形成新的共识，不是所有人接受，而是集体城市群体的推动，货币的价值可以基于政治决定，而不是基于通行的标准，或超自然力量，或金银的质量等等。”^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许多城邦使用的铁币中，“在内在价值极低的铁铸币中，信用的地位尤为突出。”^②

铸币二重性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越来越大，从贵金属铸币到贱金属铸币的过程，就是从贵金属内在价值转向社会认可的习俗价值的过程，代表着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意识的转变。“从内在价值到社会赋予的价值的转变有一个语言维度。”^③ 语言可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状态，虽然古希腊部分戏剧作品反映了人们对铜币的嫌弃以及对银币代表的美好时代的怀念，但是铜币取代银币发挥作用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对城邦的公民而言，铸币价值可以不在其内在价值之中，而在于（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赋予的价值。”^④ 铸币的材质由贱金属替代，虽然其内在价值减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即铸币的价值不能完全依赖社会赋予的习俗价值。“从贵金属到贱金属铸币的转变是一种概念挑战，因为后者扰乱了货币的价值，这关系到通用的价值。”^⑤ 古希腊戏剧表明，人们对贱金属铸币的接受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常识性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在此过程中，铸币的象征意义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印章所代表的习俗价值和贵金属的内在价值偏离的程度越来越大，一方面，习俗价值由权威担保，提供了交易的便利，由于铸币税的提高和交易规模的扩大，铸币的习俗价值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铸币内在价值所依托的贵金属存量有限，加之铸币的携带和转移需要便捷迅速等客观原因，因此铸币的内在价值越来越小。“贱金属铸币只有信用价值，需要某种程度的国家管理，而这与古风和古典时期希腊城邦典型的贵金属铸币不能相比。当罗马采用铸币时，这一过程似乎完全相反，一开始使用沉重的铜条，价值与金属等值，当铸币需求上升时，罗马人提高了铜铸币的面值。”^⑥ 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制度性因素在货币发展中的作用，甚至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原则上，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货币。也就是说，货币是社会建构的。所谓的 sciati 原则（‘社会建构就是一切’），经常被误用于自然，事实上更适用于货币。”^⑦ 然而，古希腊铸币的习俗价值似乎从未完全脱离其内在价值，没有发展出完全的“信用”货币，体现了铸币二重性的本质。“无论不转移贵金属而转移货币的程度或复杂程度如何，关键的事实是希腊人从未使用过类似汇票的任何东西以充分允许其发展成一般可交换的票据，例如纸莎草形式的货币。”^⑧

铸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推动着货币形态和货币制度的发展，其中“信用”的成分和比重越来越大。“既然所有铸币的发展趋势是变成信用铸币，可以理解的是，一些情况下，银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金属价值，这种金属价值并不足以推翻如下的信心：在缺乏白银或权威统治等情况下，能够有助

①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8.

③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2.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0.

⑤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5.

⑥ Sitta von Reden, *Mone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4.

⑦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⑧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4.

于确保信心产生的大部分工作是由银币的含银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完成的。”^① 信心的产生和维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社会集体意识形成的习俗、习惯和制度性因素等共同决定。“对货币的信心（对其未来普遍可接受性的共同信念）可能取决于习惯，这取决于信心。这种相互依赖一旦建立起来，可能足以维持信用（fiduciarity），但要使其建立起来，还需要其他东西。”^② 构成信心的要素是复杂的，而且要经历长期的积累，进而形成习惯，乃至成为习俗，这是铸币习俗价值的来源。“信心是由质量、数量、印章和国家权威等因素组合而成的。像我们在雅典看到的那样，铸币价值比其金属条块价值有规律地小幅超出，将被接受为一般方便、为（或许是）国家获利而支付的价格，最重要的是——从接受者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为使铸币比一块未标记的贵金属条块更易于处置而支付的费用。”^③ 可以说，铸币顺利发挥作用依赖城邦的权威担保、集体的接受和共识、重量标准体系的支撑以及法律等制度性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古希腊货币制度。很显然，习俗价值已逐渐超越铸币的内在价值，成为推动铸币被接受和认可的主要因素。

二重性赋予古希腊铸币以独特地位，使其既不同于之前的称量白银，也不同于其后的信用货币。“这种物质的和习俗的价值的结合使铸币成为唯一的一种事物。”^④ 铸币二重性使其内生地含有“信用”因素，是政治权威和集体共识所赋予的额外价值，也是广泛的信用关系中的特殊案例。古希腊铸币的抽象性不仅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商业和经济意义。“希腊铸币的抽象性被它的习俗价值和金属材质的内在价值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加强了。”^⑤ 铸币的抽象性具体表现为“信用”，即在贵金属之外，铸币的制度性因素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发挥的功能和产生的影响。因此，毫无疑问，贵金属的经济价值低于其作为硬币的价值。“公元前4世纪中期或更早，雅典在使用一种金属价值远小于面值的铜铸币，因而形成了一种‘没有支撑的法币’的形式。”^⑥ 这种法币早期粗糙的形式表明，铸币中的“信用”因素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在价值和内容之间较小（或类似但暂时）的差异奠定了心理基础之后，青铜铸币才开始常规铸造。”^⑦ 政治象征和社会共识为铸币赋予了重要含义，与其说铸币是一种物品，不如说铸币是一种制度和关系。“希腊人对这一发明的广泛采用——通过其符号赋予物质额外和统一的价值——对于希腊人和其他在其直接或间接影响下采用铸币的社会来说都具有巨大的意义，从古至今，铸币一直在持续和广泛使用。这是迈向现代货币的关键和前所未有的一步。”^⑧ 在更广阔的信用关系层面，我们能更清晰准确地理解古希腊铸币所开启的西方货币制度的历史图景。

责任编辑：刘雅君

①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5.

②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7.

③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5.

④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1.

⑤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71.

⑥ Edward E. Cohen, “The Elasticity of the Money-Supply at Athens,” in W. V. Harris, eds., *The Monetary System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8.

⑦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5.

⑧ Richard Seaford,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Homer, Philosophy,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

ABSTRACTS

The “Application” and Trends in Hermeneutics

Niu Wenjun (7)

“Application”, together with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e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of hermeneu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application is even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issu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rmeneutics, three levels of application have emerged: the first is the hermeneutic application at the level of Kunstlehre and methodology, the second is the application in the sense of ontological-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third is the bidirectional application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fusion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Today, hermeneutics has become a globally influential philosophical trend, impacting many disciplines across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ermeneutics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ual meaning but also explores the activit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itself and it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within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application of hermeneutics in different fields promot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trend.

Material and Symbol: on the Duality of Ancient Greek Coinage

Li Xiuhui (78)

The attributes of ancient Greek coinage are difficult to express in a single coherent model, as their properties are diverse and mixed. Methodologically, they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ity. In terms of function, ancient Greek coinage is the main tool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exchange, and has a dual nature: it is both a symbol and a material entit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and attributes of coinage has long been a subject of debate across different eras, and the debate on the duality of coinage manifests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metalism and anti-metalism, as well as the debate between formalism and substantialism in the study of monetary history.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oinage are dynamically changing, and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the duality of coinage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s.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the duality of coinage combines the gift function as a reward, the re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and the credit function conferred by the authority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s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ymbolic meaning and the material form of coinage reflects the difference in value represented by the two, which is an important origin of fiduciarity.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duality of coinage drive the evolution of monetary forms and systems, which is a long-term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history.



[美国] 弗雷德里克 · 柴尔德 · 哈萨姆 水上花园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提名奖

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提名奖

2017年全国“百强报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全国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

吉林名刊



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网站二维码

ISSN 0257-0246



9 770257 024258

邮发代号：12-28